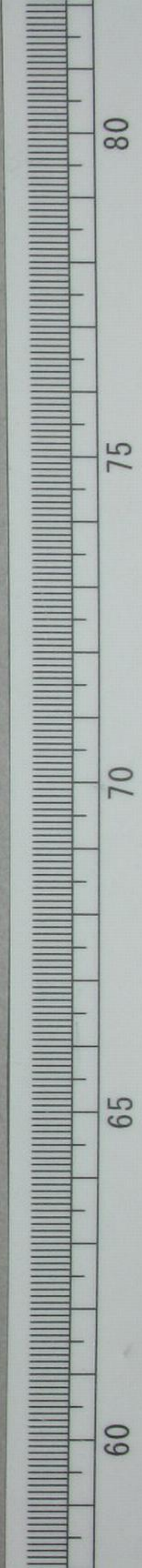


正校  
廿二史劄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7  
10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陽湖趙翼撰

方正文庫

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太宗時使皇子蒙哥今名莽魯征欽察其酋八赤蠻逃於海島蒙哥亟進師適大風刮海水去甚淺可渡蒙哥喜曰此天開道也進擒八赤蠻囚之八赤蠻曰水迴期且至宜早還蒙哥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見憲宗紀太宗又使弟拖雷入宋武休關渡漢江而北至禹山金完顏合達等拒戰北兵襲之金恒山公武仙一軍殊死鬪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合達命收軍頃之霧散乃前則前有一大澗闊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馬滿中矣金史完顏合達傳憲宗即位之八年二月伐宋師次於河適河水合以土覆之遂渡憲宗紀世祖時遣伯顏今名巴延伐宋軍至錢塘江觀潮遂駐沙岸杭人方以為潮至當盡溺乃潮不至者二日伯顏傳可見興王之運山川效靈也

元世祖嗜利黷武

元世祖混一天下定官制立紀綱兼能聽劉秉忠姚樞許衡等之言留意治道固屬開國英主然其嗜利黷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稍變元史紀傳所載

010190611243



可見也。中統三年，即以財賦之任，委阿合馬。興鐵冶，增鹽稅，小有成效。拜平章中書政事，又立制國用司，以阿合馬領使事。已復罷制國用司，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奏括天下戶口，下至藥材、榷茶，亦纖屑不遺。其所設施，專以培克斂財為事。史天澤、安童等爭之，崔斌等劾之，皆不能勝。以理算，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鐵木兒於死。有秦長卿者，發其奸，反為所噬。斃於獄。擢用私人，不由部選，以其子忽辛及抹速忽分據財賦重地，並援引奸黨郝禎、耿仁等，驟陞同列。陰與交通，專事蒙蔽。通賦不蠲，征斂愈急。內通貨賄，外示刑威。天下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有益都干戶王著，發義憤擊殺之。阿合馬之奸，始上聞。雖命剖棺戮屍，而流毒海內，已二十年矣。阿合馬既死，又用盧世榮，亦以增多歲入為能。鹽鐵榷酤商稅田課，凡可以罔利者，益務搜括。奏用阿合馬之黨，皆列要職。凡肆惡二年，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盡發其奸，始詔誅之。未幾，又用桑哥，再立尚書省，改行中書為行尚書省。六部為尚書六部，恃其得君，嘗拳毆參政楊寬、郭佑，及臺吏王良弼，皆誣奏至死。遂以丞相領尚書兼統制使，以沙不丁為江淮左丞。烏馬兒為參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佞諛者方為之請立碑記功。桑哥又奏管監察御史四人，自後御史入省部，掾令史皆與抗禮。臺綱盡廢。

銓調內外官，宣敕亦付尚書。由是以刑爵為販賣。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為也先帖木兒所劾，始伏誅。統計帝在位三十餘年，幾與此三人者相為終始。此其嗜利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自高麗臣服，即招諭日本。日本不通，先平耽羅。繼而有事於南宋，攻襄樊，攻涪渝，以至下江淮，降宋主。追二王於閩廣。先後凡十餘年。甫訖事，又議征日本。命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兵十萬出海。颶風破舟。文虎等擇舟之堅好者先歸，盡棄其兵於山島。日本兵來，凡蒙古高麗人盡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其得脫歸，僅于闐等三人。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積翁先往招諭。為舟人殺於途。始終不得要領，乃止。而其時又興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緬國之役。瓜哇之役。安南凡三征，其國王陳日煊父子終逃匿不獲。最後師還，幾為所邀截。從間道始得歸。緬國凡兩征，亦喪師七千。僅取其成。其征占城也，舟為風濤所碎者十之七八。至岸者，攻克其木城，而國主已逃。官軍深入，亦為所截。力戰得歸。其征瓜哇也，初至戰屢捷，為所紹。遣使入諭其國主，殺使而逃。亦不得其要領。遂旋師。統計中統至元三十餘年，無歲不用兵。當其初視宋為敵國，恐不能必克，尚有慎重之意。遣使議和。及既平宋，遂視戰勝攻取為常事。幾欲盡天所覆。悉主悉臣，以稱雄於千古。甫定域中，即規海外。初以驕兵圖勝，繼以憤兵



致敗猶不覺悟思再奮天威迄崩而後止此其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至老而不悔者也由是二者觀之內用聚斂之臣視民財如土苴外興無名之師戕民命如草芥以常理而論有一於此即足以喪國亡身乃是時雖民不聊生反者數十百起而終能以次平定蓋興王之運所謂氣盛而物之小大畢浮故恣其所為而不至傾覆始知三代以下國之興亡全繫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無道者失天下也索元自太祖起兵滅國四十降西夏取金中都又攻西域至東印度國遇角端始遂太宗繼之滅金侵宋西征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迨憲宗又命世祖征大理兀良合台征交趾至世祖時用兵已四十餘年世祖即位又攻討三十餘年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久者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

元起朔方本有語無字太祖以來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於漢文則未習也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蠻言國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先以畏吾字繙譯進讀再付纂定元貞二年兀都帶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是皆以國書進呈也其散見於他傳者世祖問徐世隆以堯舜禹湯為君之道世隆取書傳以對帝喜曰汝為朕直解進讀書成

令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曹元用奉旨譯唐貞觀政要為國語元明善奉武宗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於政事者乃舉文陞同譯每進一篇帝必稱善虞集在經筵取經史中有益於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譯潤之際務為明白數日乃成一篇馬祖常亦譯皇圖大訓以進皆見各本傳是凡進呈文字必皆譯以國書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惟裕宗為太子時早從姚樞竇默受孝經及長則侍經幄者如王恂白棟李謙宋道等皆長在東宮備諮訪中廢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太子諭令入學伯必即令入蒙古學逾年再見問所讀何書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此可見裕宗之留心學問然未即位薨以後如仁宗最能親儒重道然有人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則其於漢文蓋亦不甚深貫至朝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勳舊罕有留意儒學者世祖時尚書留夢炎等奏江淮行省無一人通文墨者乃以崔或為江淮行省左丞或李元禮諫太后不當幸五臺帝大怒令丞相完澤不忽木等鞠問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完澤曰吾意亦如此是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如小雲石海牙李末魯朶巖薩都刺等固當為翹楚矣

元初郊廟不親祀



元太祖以來無郊廟親祀之禮。惟割牲奠馬。灌以蒙古巫祝致詞而已。世祖始設神主於中書省。用樂遣官致祭。已從中書省遷神主於聖安寺。中統四年始詔建太廟於燕京。遷神主奉之。而規制未備。至元十四年太廟成。然成宗初有司造世祖皇后玉冊成。請納諸各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舉行。其以冊來。朕躬祝之。本是成宗以前。無此禮也。武宗至大元年。以受尊號。始躬謝太廟。而時享尚未親祀。至大二年。尚書省及太常奏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請以世祖配。從之。本紀。然考是年初未有親郊之事也。迨至大三年冬。始有事於南郊。尊太祖配天。英宗至治元年。丞相拜珠拜珠奏。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於大都。至今四十年來。未嘗親享。帝悅曰。朕能行之。乃敕有司定儀制。是冬始有事於太廟。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崇天門行事。至仁宗太室。即流涕。左右感動。詔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拜珠傳。此親祀太廟之始也。而南郊仍未親享。泰定帝時。趙師魯疏請親祀郊廟。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代之。是不惟南郊不親享。即太廟亦仍不親祭矣。本紀及師魯傳。文宗至順元年。始服大裘冕親祀天於南郊。順帝至元五年。親裸太室。至正元年。又服袞冕祭太廟。至宣宗室。罔曰。朕宣宗兄也。當拜

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春秋魯閔公為君。時僖公尚為臣。僖公即位。未聞不拜。帝乃拜。是月亦親祀上帝於南郊。本紀。統有元一代親祀太廟。親享上帝。惟武宗英宗文宗順帝四君而已。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為之長

元世祖定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在內者。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臺。宣慰司使。廉訪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皆以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元史。百官故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為正官者。中書省為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時。以契丹人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宏州人楊惟中繼之。楚材子鑄亦為左丞相。元史。此在未定制以前。至世祖時。惟史天澤以元勳宿望。為中書右丞相。仁宗時。欲以回回人哈散為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舊。故力辭。帝乃以伯答沙為右丞相。哈散為左丞相。太平本姓賀正。惟一順帝欲以為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授。惟一固辭。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後任至中書省左丞相。終元之世。非蒙古而為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尚係回回人。其漢人止史天澤賀正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元史。亦有右丞二員。而無左丞。後以崔彥言始設左丞。故漢政



用儒者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可見漢人不得居右。有參知政事，則漢人亦得為之。如王文

俱為平章，許衡、姚樞。其時亦稱宰相。如王文統為平章，實默曰：此人心術不正，不

張文謙俱為左丞。然中葉後，漢人為之者亦少。順帝紀至正十三年始詔南

生，何堪當宰相之任。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是時江淮兵起，故以是

收拾人心，然亦可見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詔也。韓元善傳：順帝時丞相托克

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避勿與。鄭鼎傳：鼎子制宜為樞密院判官，車駕

與俱，則雖參用漢人而機密仍不得與也。幸上都，舊制樞密院官從行，歲留一人司本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制宜。制宜

力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可見樞密屬僚掌權之處，漢人亦不得與也。御

史大夫非國姓不授，既見太平傳，而世祖初命程鉅夫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

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

鉅夫可見未下詔以前，御史中丞之職，漢人亦不得居也。中書省分設於外者，曰

行省。初本不設丞相，後以和林等處多勳戚，行省官輕，不足以鎮之，乃設丞相。而

他處行省遂皆設焉。董文用傳：行省長官素貴，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

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可見行省中蒙古人之為長官者，雖同列不敢與講

鈞禮也。成宗本紀：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為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

其次始參以色目及漢人。文宗本紀：詔御史臺凡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

兀河西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廁於廉訪司者僅五之一也。其各路

達魯噶齊。舊名達魯花赤亦以蒙古人為之。至元二年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噶齊。漢

人充總管，回回人為同知，永為定制。其諸王駙馬分地，并令自用達魯噶齊。仁宗

始命以流官為之，而諸王駙馬所用者為副。未幾仍復舊制。文宗詔諸王封邑所

用達魯噶齊，擇本部識治體者為之，或有冒濫罪及王相，然亦未聞有以漢人為

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國姓之制也。

元初州縣多世襲

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屬來降者，亦即官其

人。使之世襲，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襲。如石天祿為征行千戶，既卒，

子興祖襲千戶。劉敏為郎中年老，憲宗命其子世亨襲其職。譚澄父資為元帥，因

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又襲職。暴公直老以其子蒙古台舊名忙襲萬戶。趙

黑梓以門功襲元帥職，段直以所屬鄉社來降，命為潞州長官世襲。洪茶邱為高

麗軍民總管，其子萬小襲職，仍佩其父虎符是也。然此法可行於朔漠，而中原則

必用流官。故世祖時，廉希憲疏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



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僮僕。此前古所無。宋子貞亦疏言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不堪命。姚樞亦疏言。今當慎銓選。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於是始議行遷轉法。至元二年。遂罷州縣官世襲。四年。又罷世族置牧守。先是祁州河南陝西。乃世祖為皇太弟時所封地。因姚樞等言。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選人以居職。始有吏治。固已行之有效。故至是因希憲等言。遂改世襲舊制也。又元初百官皆無俸祿。陳祐傳。中統時。百官未給俸。多貪暴。祐獨能以清慎稱。至是姚樞又疏奏。當班爵祿。則賦穢塞而公道開。宋子貞亦疏請給俸祿。定職田。乃從之。後崔彧又奏。乞將諸路大小各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於是各官皆有俸入。及職田之收。此又百官給祿之始也。

元州縣官多在外銓選

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遣宋子貞耶律鑄至山東。遷調所部官。子貞及平宋後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就便銓注。尋又詔雲南省所轄州縣官。依福建兩廣例。省臺委官銓選。以名姓聞。隨給授宣敕。此各行省自選之制也。立法之始。省選公明。量才授職。多得其人。故李稷謂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李稷傳蓋是時中簡之缺。仍歸部選。而繁劇者。聽外省遷調。故部選轉不如省選之量能而授也。其後以省選多弊。乃有遣使監選之例。成宗初。命中書省遣使監雲南四川海北海南廣西兩江廣東福建六品以下選。文宗時。敕中書省御史臺。遣使至江浙江西湖廣四川雲南諸行省。遷調三品以下官。則并及於三品大員矣。順帝時。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在缺官。宜遣人與各行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福建等處。亦依此例。從之。則并隣省通融遷調。亦委之監選者矣。

元代專用交鈔

交鈔之起。本南宋紹興初。造此以召募商旅。為沿邊糴買之計。較銅錢易贖。民頗便之。稍有滯礙。仍用現錢。尚存子母相權之意。元史劉金章宗時亦以交鈔與錢並行。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困而國用亦窮。耶律楚材傳此鈔之極弊也。案金章宗始用鈔。宣宗先用貞祐寶券。未幾積輕。又與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元太宗八年。始造交鈔。世祖中統元年。又造中統元寶交鈔。據食貨志。其法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鈔之文以十計者。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曰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以貫計者。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二貫準白銀一兩。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至元二十四



年乃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抵中統鈔五貫。武宗時。又造至大銀鈔。後廢不行。終元之世。常用中統至元二鈔。每年印造之數。自數十萬至數百萬不等。亦見食貨志。鈔雖以錢為文。而元代實未嘗鑄錢也。武宗時。嘗行錢法。立泉貨監。領之。仁宗以鼓鑄弗給。仍廢。故有元一代專用鈔。其所以能行用者。各路立平準行用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是民之有金銀者。可赴庫換鈔。有鈔者。亦可赴庫換金銀也。又立回易庫。凡鈔之昏爛者。許就庫倒換新鈔。增工墨費。每貫三分。換存之昏鈔。則解部焚燒。隸行省者。行省委官監燒之。是鈔之敝壞者。可赴庫易新鈔也。至元四年。世祖詔諸路民間包銀。聽以鈔輸納。惟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以鈔輸中書省。臣又奏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制曰可。是丁錢田賦。皆可以鈔納也。此所以通行天下也。然鈔虛而物實。虛者積輕。勢所必然。故趙孟頫言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去已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矣。今就元史各傳參核之。盧世榮以鈔虛閉回易庫。鈔有出無入。民間昏鈔遂不可行。其後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率以應燒昏鈔指為偽鈔。使管庫官吏誣

服見許有士由是回易庫不敢以新鈔易昏鈔。張養浩傳民持昏鈔赴庫倒而民間所存昏鈔。又不能納賦稅。易貨物。於是遂成廢紙矣。且板紙印造。尤易滋偽。鉛山多造偽鈔者。有豪民吳友文為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遂致大富。是利權且歸於奸民矣。林興祖傳又奸民以偽鈔鉤結黨與。脅人財物。官吏聽其謀。株連者數千百家。黃潛傳是刑罰亦由此日繁矣。古者以米絹為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銀錢已謂之虛。乃又欲以紙鈔代之。虛中之虛。其能行之無弊哉。然有元之代。民間究以何市易。案至元中。江淮頒行鈔法。廢宋銅錢。後又敕拘歷代錢餘銅。聽民自用。然胡長孺傳。台州歲饑。宣慰司脫歡。斂富民錢一百五十萬備賑。是朝廷雖禁錢。而民間自用錢也。盧世榮傳。立平準庫。禁民間以金銀私相買賣。世祖詔金銀乃民間通用之物。今後聽民從便交易。是朝廷原未禁金銀也。既造交鈔。欲其流通。則賦稅不得不收鈔。而民間自用金銀。則實者常在下。而虛者常在上。於國計亦何補哉。明太祖亦造寶鈔。慮其不行。禁民間不得以告之物賞之。而鈔仍不行。永樂中。又詔計戶口食鹽納稅。課程賦罰等物。悉輸鈔。答杖等罪。輸鈔納贖。市肆門攤收鈔。果園及舟車等稅。納鈔。皆欲以重鈔而鈔卒不行。則又為阻滯鈔發之罪。至全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元年。黃福奏。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一兩當鈔千餘貫。

案宋史蔣偕傳。朝廷募民入粟於邊。增直給券。俾赴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



是北宋已有交子之法。而范鎮疏言。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不即與鈔。久而鬻之十纔六七。則是時已有留難之弊。高宗南渡後。置行在交子務。印交子錢引給諸路。令公私同見錢行用。已而日益賤。隆興二年。陳良祐疏言其弊。請發內帑以舒民病。孝宗乃出白金收換交子。亦名會子并收銅板。勿印造。未幾戶部又請造五百萬。自後歲有加增。黃疇若疏言。民所得會子。折閱日甚。州縣科配。民皆閉門。避行旅持券。終日不得一錢。時因鈔法。告訐繁興。真德秀疏言。或一夫坐罪。而并籍兄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没人千萬之貨。至於科富室之錢。視產高下分配。民藏楮鬻田宅以受券。雖大家不得免。是南宋交子之弊。亦不減於金也。

金元二朝待宋後厚薄不同

金史宗翰等破汴京。宋徽欽二帝出降。金太宗即詔廢二帝為庶人。宗翰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四百七十餘人。及宗族三千餘人。北去。既至上京。令二帝以素服見太廟。封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遷之於韓州。給田十五頃。俾耕以自食。未幾又遷鶻里改路。趙氏疏族亦多徙上京。徽宗薨後。金熙宗皇統元年。始改封天水郡王。欽宗封天水郡公。欽宗又奏乞本品俸。乃詔調濟之。尋又給天水郡王子姪壻。及

天水郡公子俸。是皇統以前俸亦不給也。海陵篡立。又殺趙氏子男百三十餘人。世宗始以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又葬天水郡王被害子孫於河南祖墓。其親族在中都被害者。葬於城北。咸平被害者。葬於本處。梁肅奏。天水郡公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其養濟。案二帝徙韓州。嗣濮王仲理等尚在燕京。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多。此即所謂遠族也。是二帝之子孫近族皆已被殺無遺也。昏庸失國。寄命讐邦。其慘辱固由自取。然金之待之亦太過矣。元世祖之平宋也。按塔哈舊史名等入宋宮。宣詔至。免繫頸牽羊之禮。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活汝。當謝恩。宋主拜畢。母子皆有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至病愈始北行。宋主至上都。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封瀛國公。此元史本紀所載也。而說郭及汪元量所記。宋主至通州。世祖命賜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後赴上都。又全太后及官嬪等在大都。日支羊肉一千六百斤。他物稱是。宋遺民錄又載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言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而學佛於土蕃。此已見世祖之寬厚。然猶曰野史所載。未可盡信也。元史后妃傳。宋全太后至京。不習風土。世祖后為奏請回江南。帝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



也。愛之特加存卹可耳。后乃益厚待之。是帝之所以保護者更深矣。至元十九年。有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眾千人。欲取文丞相。又有薛保住。播匿名書。言某日燒蕞城葦。率兩翼兵為亂。帝疑之。然僅遷瀛國及宋宗室於上都。而未嘗加害也。謝太后薨。以其貲產隸中宮。可見未薨以前。猶未收其貲產也。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免征其租。張珪亦奏亡宋舊業。勿征賦役。從之。是全后母子私產。聽其永為世業也。文宗市故宋全太后田。為大承入護聖寺永業。又市故瀛國公田。為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言不必予直。帝不許。可見全后母子田產。常留給其子孫。至是始收之。而猶必給以價。不强奪也。順帝時。始因脫脫之請。以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田產。賜樞密使僧格失里。舊史名桑哥失里文宗已市全后母子田。而完普尚別有田產。至是始奪之。至正十二年。御史言羣盜多引亡宋為口實。宜以和尚趙完普及親族徙沙州。從之。是雖奪其田產。而猶終保全之也。至元二十三年。西川又有趙和尚。自稱福王子。廣王作亂。伏誅。亦未嘗罪及宋宗室也。至於宋之親族。亦待以優禮。福王與芮隨宋主來歸。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司徒。平原郡公。仍詔與芮家貲。之在江南者。輦至京給之。旋以與芮子孟桂襲封平原郡公。趙與惡在鄂州降。伯顏薦於世祖。以

幅巾深衣入見。帝即賜翰林待制。賜鈔萬貫。歲給其妻子衣糧。與惡既老。成宗猶官其子孟實。以終養。是不惟待瀛國公有終始。即待宋之宗室。亦多存卹也。報應之說。固屬渺茫。然宋太祖削平諸國。未嘗殺一降王。其後以天下授太宗。約兄弟相傳。仍及於其子。太宗乃背之。而自傳其子孫。厥後汴京之亡。遭金人之虐者。多太宗子孫也。高宗南渡。以太祖之後為嗣。及臨安之亡。則獨免屠戮之慘。冥冥中似有司其契者。金之待宋既酷。其後蒙古興。而金亦遷汴。崔立之變。劫后妃宗族降元。宮車三十七兩。促赴青城。宗族男女。又五百餘口。在道艱苦。更甚於徽欽之時。崔立金自海陵篡後。殺太宗及宗翰宗弼等子孫。已無噍類。其隨宣宗入汴者。惟太祖世宗子孫。又遭此播遷。元太宗詔除完顏一族外。餘皆赦免。則不赦者。完顏氏也。然則金源後裔。存者有幾。而元順帝遜歸沙漠。後子孫猶雄長於邊外數百年。君子觀於此。不能不信天道之有徵也。

元時選秀女之制

後漢書皇后紀序云。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廷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相法者。載入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晉武帝博選良家女充後宮。使楊后揀選名家盛族之女。多敗衣瘁



總以避此選。胡貴嬪名芳。初入選。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是選女之制。漢晉常有之。輟耕錄載。後至元丁丑。民間訛言採秀女。一時童男女婚嫁殆盡。此雖是訛言。然必非無因。蓋元初本有此制。耶律楚材傳。太宗時。托歡舊名脫歡請選天下室女。楚材止之。帝怒。楚材曰。向擇美女二十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恐擾民。乃止。耶律楚材傳世祖時。耶律鑄言。有司以采室女。乘時害民。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從之。耶律鑄傳後又以御史中丞崔彥言。并罷各路選室女。輟耕錄所記。後至元則順帝時事也。或世祖雖罷。而累朝尚間行之耳。元時并有選高麗女之例。文宗以宮中高麗女不願帖你。賜丞相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高麗王請割國中田以為資奩。順帝次皇后奇氏完者忽都。本高麗女。選入宮有寵。遂進為后。而其時選擇未已。臺臣言。國初高麗首先效順。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媵妾。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明永樂中高麗猶有貢女之例。成祖有妃權氏。即高麗人也。後封賢妃。

### 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江蘇田糧之重。明史周忱傳。謂明祖平張士誠。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又惡富民豪并。亦沒入其田。皆謂之官田。案其租簿。征之。故蘇賦比他處獨重。官田糧

至二百六十萬石。民田糧僅十五萬石。今檢宋元二史。究其由來。大概明祖所籍偽吳勳戚之田。即元代所賜臣下之田。而元代之賜田。即南宋之入官田。內府莊田。及賈似道創議所買之公田也。宋史朱勳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置安邊所。黃疇若奏。以其萬畝莊等田。并及其他權倖沒入之田。皆隸焉。共收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後理宗又詔華亭奉宸莊。亦助邊費。景定四年。陳堯道曹孝慶等。倡議買公田。賈似道主之。平江江陰安吉常州鎮江六郡。共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德祐元年。又以閻貴妃集慶寺田。賈貴妃演福寺田。皆入安邊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別領於官。其賞賜臣下。則有如世祖賜鄭溫常州田三十頃。葉季平江田四頃。又以王積翁使日本。被害於途。賜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畝。武宗賜瑯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頃。仁宗賜丑驢荅刺罕平江田百頃。英宗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雅克特穆爾平江官地五百頃。又以故平章黑驢平江田三百頃。賜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又賜大龍翔集慶寺平江田五百頃。又賜魯國大長公主平江等處官田三百頃。雅克特穆爾又奏。松江澱山湖田五百頃。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臣願增為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舊名撒敦順帝



以完者鐵木兒蘇州田二百頃。賜鄧王徹徹禿。又賜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頃。此皆見於元史本紀。及各本傳者。使本非官田。而欲奪民產以賜。元政雖不綱。亦未必至此。可見皆宋末官田。平宋後仍入於官。故得任意賞賜。觀文宗所賜雅克特穆爾者曰。平江官地。賜魯國天長公主者曰。平江官田。益知田已在官也。元時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財賦。都總管府。又籍朱清張瑄等田以供中宮。曰。江浙財賦府。又籍朱國珍管明等田。以賜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領所。又有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田。并白雲宗僧田。皆不隸州縣。此又元時所增官田也。及張士誠據吳。其平章太尉等。皆負販小人。以殖產為務。凡元朝官田。自必盡取而佔為莊田。明祖破平江後。遂盡籍之。又以姑蘇民為士誠守。凡諸豪族之田亦籍之。并及富民沈萬三等。皆以其租簿為糧額。其後又有撥賜公侯駙馬莊田。因事故還官者。又案其租簿征之。是以官田益免。而糧亦益重也。然則江南之田。自宋末至元明以來。出重賦非一朝一夕矣。明祖時已知糧額太重。洪武七年。詔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之半。十三年。又特詔減十之二。建文二年。詔蘇松官田。悉準私稅。用懲一時。豈可為定則。今悉與減免。故毋過一斗。然雖有此詔。永樂登極。仍革除之。又遵太祖遺法也。宣德五年。又詔每畝納糧斗至四斗者。減

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減十之三。正統元年。又詔四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升者。減作一斗。

本朝又屢有恩減。每畝自七升八升至一二斗而止。案元史雅克特穆爾所奏五百頃田。應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則當時官糧正額。每畝亦祇一斗五升。其以所得餘米贍薩穀。則官賦外之私租也。以今糧額較之。與元時一斗五升之正額。約略相同。而此外無橫征之賦。民之生於今者。何其幸也。

案元史張珪疏。言累朝以官田手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為莊官。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征求供應。折辱州縣。閉償通負。至倉之日。變賣以歸。官司交憤。農民遠竄。今請田租令民輸之。有司有司輸之省部。省部輸之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帝不從。可見元時賜田之害。民不堪命矣。

色目人隨便居住

塔喇齊舊名塔里赤本康里人。其父從太祖南征。至洛陽。得白樂天故址。遂家焉。沙全世居沙漠。其父從太祖平金。戍河南。遂家於柳泉。徹爾舊名徹里本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從太祖定中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察罕西域人。其父官河東副總管。因



居河中猗氏縣。後徙解州。脫里海牙。世居別失八里。其祖八刺赤。始徙真定。抄思  
 奈曼乃蠻部人。後家於大名。虎都鐵木祿。本合魯氏。後家於南陽。囊加歹。乃蠻人。  
 仁宗以其家河南。授河南行省平章事。察罕特穆爾帖木兒。系出北庭。其先隨  
 元軍收河南。遂家潁州之沈邱。其父阿魯溫。其甥庫庫特穆爾即明史攬。猶仍其  
 本俗。名哈台布哈舊名素不華。本伯牙吾氏。父仕台州錄事。遂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  
 父官廬州。遂家於廬。皆見各本傳。又有與漢人為姻者。成宗時。御史臺言行省官  
 久任。與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之。本南昌富民伍真。父娶諸王女為妻。充本  
 位下郡總管。見虞集傳。已延布哈德濟舊名伯顏不花的斤之母鮮于氏。乃太常典簿鮮于  
 洗之女也。見忠義傳。又蒙古色目人居外省者。即可在外省鄉試。如台哈布哈中  
 江浙鄉試第一。伊嚕布哈舊名月魯不花。試江浙鄉闈。右榜第一是也。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

元時漢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如賈塔爾舊名賈塔刺。本冀州人。張巴圖舊名張拔都。本平  
 昌人。劉哈喇布哈舊名劉哈喇不花。本江西人。楊朵爾濟舊名楊朵兒只。及邁里古思。皆寧夏人。  
 崔或宏州人。而小字拜帖木兒。賈塔爾舊名賈塔刺之孫。又名六十一。高寅子名塔失不花。  
 皆習蒙古俗也。蓋元初本有賜名之例。張榮以造舟濟師。太祖賜名兀速赤。劉敏

太祖賜名玉出干。其子世亨。憲宗賜名塔塔兒。次子世濟。又賜名散祝台。石天麟  
 太宗賜名蒙古合。邱順太宗賜名察納合兒。其弟常亦賜名金那合兒。睿宗時。亦  
 以大興人賈實喇舊名賈實喇昔喇。多賢而黃。遂賜今名。其後實喇孫亦名虎林赤。蓋以蒙  
 古名世其家矣。世祖賜名尤多。劉思敬賜名哈八兒都。播州土官楊漢英。賜名楊  
 賽音布哈舊名楊賽音不花。王實喇舊名王實喇昔喇。保定人。賜名實喇巴圖舊名實喇巴圖。張惠新繁人。  
 賜名兀魯忽納特。許康曲沃人。賜名忽魯火孫。燕公楠賜名囊家特舊名囊家特。并有  
 一賜再賜者。劉哈喇巴圖爾舊名劉哈喇巴圖爾。本河東人。初賜名哈刺幹脫赤。後以功又  
 賜名察罕脫幹赤。最後又賜今名。自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故雖非  
 賜者。亦多仿之。且元制本聽漢人學蒙古語。本紀至元九年。和禮霍孫奏蒙古字  
 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用畏吾字。詔自今凡詔令。皆用  
 蒙古字。仍遣百官子弟入學。又趙璧傳。帝命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又敕璧習  
 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奏之。本至元二十七年。河南福建省臣奏請詔書用  
 漢字。帝命以蒙古語詔河南。漢語詔福建。本又程鉅夫傳。時詔令皆用蒙古字。帝  
 遣鉅夫求賢於江浙。獨用漢字書詔。可見是時詔令。多用蒙古語。若非民間多通  
 習。豈可以此詔之也。至元六年。以帝師帕克斯巴舊名八思巴所創蒙古新字。凡降詔



皆用之。而各以其國字副之。紀事本末秦起宗傳。會立蒙古學。起宗學之。輒成。順帝至元中。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字書。紀事本末許有壬力爭止之。輔正此尤是漢人通習國語之明證。惟其通習。故漢人多有以蒙古語為名者。亦一時風會使然也。金則國族人多有漢名。元則漢人多有蒙古名。兩代習尚各不同。蓋金自太祖開國。其與遼往復書詞。即募有才學者為之。已重漢文。至熙宗以後。無有不通漢文者。熙宗嘗讀尚書。及夜觀遼史。自悔少時失學。海陵才思雄橫。章宗詞藻綿麗。至今猶傳播人口。有元一代諸君。惟知以蒙古文字為重。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通蒙古文。然後便於奏對。故人多學之。既學之。則即以為名耳。

### 元初諸將多掠人為私戶

元初起兵朔漠。常以畜牧為業。故諸將多掠人戶為奴。課以游牧之事。其本俗然也。及取中原。亦以掠人為事。并有欲空中原之地。以為牧場者。耶律楚材當國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為民。匿占者死。立法未嘗不嚴。然諸將恃功牟利。迄不哀止。而尤莫甚於阿爾哈雅。舊名阿爾海張雄飛傳。阿爾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為家奴。自置吏治之。歲收其租賦。有司莫敢問。雄飛為宣撫司。奏之。乃詔還籍為民。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

詔覈阿爾哈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為民。十九年。御史臺又言阿爾哈雅占降民為奴。而以為征討所得。有旨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賜臣下。宋子貞又以阿爾哈雅所庇逃民千人。清出屯田。可見其所佔之戶。以千萬計。蓋自破襄樊後。巴延領大兵趨杭州。留阿爾哈雅平湖廣之未附者。兵權在握。乘勢營私。故恣行俘掠。且庇逃民。占降民。無不據為己有。遂至如此之多也。他如宋子貞傳。東平將校占民為部曲戶。謂之脚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言於嚴實。乃罷歸州縣。張德輝傳。兵後孱民依庇豪右。歲久掩為家奴。德輝為河南宣撫使。悉遣為民。雷膺傳。江南新附諸將。往往強籍新民為奴隸。雷膺為湖北提刑。按察使出。令還為民者數千。王利用傳。都元帥塔爾海。柳巫山民數百口。為奴。利用為提刑。按察出之。袁裕傳。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裕出之為民。此皆散見于各傳者也。兵火之餘。徧地塗炭。民之生於是時者。何以為生耶。

### 元杖罪以七為斷

元時笞杖之罪。多以七為數。至元中。史弼征瓜哇。坐失亡。多杖一十七。成宗時。臺臣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盜支官錢計五千三百緡。准律杖一百七。不敘。文宗初。以縉山民引王禪為鄉導。誅其為首者。餘皆杖一百七。籍其家。妻子分賜守關將士。



又以阿乞刺等拒命杖一百七。流遠方。囊嘉特以妄言惑眾杖一百七。禁錮之也。先擅兵興時。俘掠子女貨財。杖一百七。累朝舊郎。襲人有詔汰去。私留者。法薛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散者。皆杖七十七。中書平章速速。專肆貪淫。兩經杖斷一百七。徹里帖木兒。坐出怨言。杖一百七。官者拜住。侍皇太子。疹疾。飲食不時。以酥拭其眼鼻。杖一百七。撒里不花。巫蠱案內。當死者。杖一百七。御史大夫。脫告病。未奉旨。輒去職。杖六十七。御史臺言。官吏令家人受財。罪止杖四十七。緣此犯法者愈多。又王克敬傳。吏部有履歷。當陞。吏故抑之者。為其有過。克敬曰。法答四十七以上。不陞。今不至是。何得不陞。蓋其時五刑之目。自上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見刑法志。又案至元三十九年。令省臺定贓罪十三等。枉法者五。自一貫至十貫。笞四十七起。至百貫以上。笞一百七止。不枉法者八。自一貫至二十貫。笞四十七起。至三百貫以上。笞一百七止。元制笞杖每十減為七也。

### 元季風雅相尚

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四方名士畢集。燕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饒介為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張

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啟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白金一鎰。見明文然此猶仕宦者之提倡也。賈夔齋工詩文。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元史小雲。傳。浦江吳氏。結月泉社。聘謝舉羽為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為首。見懷麓堂詩話。松江呂璜。溪嘗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為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贈遺。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齋叢說。又顧仲瑛玉山草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鎮張伯雨于彥成諸人。嘗寓其家。流連觴咏。聲光映蔽江表。見選詩此皆林下之人。揚風花雅。而聲氣所屆。希風附響者。如恐不及。其他以名園別墅。書畫古玩相尚者。更不一而足。如倪元鎮之清閨閣。楊竹西之不礙雲山樓。花木竹石。圖書彝鼎。擅名江南。至今猶有豔稱之者。獨怪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乞之謠。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乃搢紳之徒。風流相尚如此。蓋自南宋遺民故老。相與唱嘆於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令甲之輕重也歟。

### 元末殉難者多進士

元代不重儒術。延祐中始設科取士。順帝時。又停二科。始復其時。所謂進士者。已屬積輕之勢矣。然末年仗節死義者。乃多在進士出身之人。如余闕。元統元年進



士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台哈布哈至順元年進士。死方國珍之難。李齊元統元年進士。為高郵守。死張士誠之難。李黼泰定四年進士。守九江。死於賊。郭嘉泰定三年進士。守上都。死於賊。王士元泰定四年進士。知濬州。死於賊。趙璉至治元年進士。守泰州。張士誠既降。復叛。遂被害。孫撫至正二年進士。討張士誠。戰死。周鏜泰定四年進士。歸瀏陽。遇賊被殺。聶炳元統元年進士。守荊門。與賊俞君正戰死。劉耕孫至順元年進士。守寧國。與賊瑣南班戰死。綽羅丑闌元統元年進士。守安陸。與賊曾法興戰死。彭庭堅至正四年進士。鎮建寧。部下岳煥反。被害。布延布哈舊名普顏不花至正五年進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死。伊噶布哈舊名月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浮海北歸。遇倭船。不屈死。穆爾古蘇舊名邁里古思至正十四年進士。官紹興。欲討方國珍。為拜住哥殺死。皆見元史各本傳。諸人可謂不負科名者哉。而國家設科取士。亦不徒矣。

一母生數帝

前代有一母生數帝者。該餘叢考所載尚未備。今更詳錄於此。晉廢后生成帝。康帝。章太妃生哀帝。廢帝。陳后生安帝。恭帝。北齊婁后生文襄。文宣。孝昭。武成。一追諡之帝。三及身為帝。唐武后生中宗。睿宗。宋杜太后生太祖。太宗。遼史太祖后述律氏生長子。背舊名微封東丹國。為人皇帝。王後追諡義宗。次子德光。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幼子魯呼舊名李胡後亦追諡章肅皇帝。是一母生三帝。一及身為帝。二追尊之帝也。金史景祖后唐古氏舊名唐括氏生和哩布。是為世祖。頗拉淑是為肅宗。英格是為穆宗。此猶是追尊之帝。而世祖后納喇氏舊名孛兒斤生烏雅舒。是為康宗。阿固達是為太祖。烏奇邁是為太宗。烏雅舒猶是追尊之帝。太祖太宗則創業之君。及身有天下。是一母生三帝。一追尊之帝。二創業之帝也。又檢元史。此事尤多。太祖第四子圖類舊名拖雷之妃唆魯帖尼聖皇后生二子。長莽賚扣舊名蒙哥是為憲宗。次呼必賚舊名忽必烈是為世祖。又世祖太子珍戩舊名真金後之第二子達爾瑪巴剌舊名達剌麻其妃答吉聖皇后生二子。長曰哈尚舊名山是為武宗。次阿裕爾巴里巴舊名特剌是為仁宗。是皆一母生二帝也。他如太祖光獻后生烏格台舊名窩闊是為太宗。又生圖類。雖未為帝。後以子莽賚扣登極。追尊曰睿宗。是亦一母生二帝。又珍戩之妃鴻吉哩氏生特穆爾舊名不兒是為成宗。而其長子噶瑪拉舊名刺麻雖未為帝。後以子伊蘇特穆爾舊名不兒入繼大統。是為泰定帝。追尊噶瑪拉為顯宗。又次子達爾瑪巴剌亦未為帝。後以子武宗仁宗登極。亦追尊達爾瑪巴剌為順宗。是鴻吉哩氏生三子。及身為帝者一。死後諡帝者二。且一母生三帝。



矣。至如明宗文宗。雖皆武宗子。而明宗母伊奇哩氏。舊作亦烈氏文宗母唐古氏。舊作兀氏實不同母。寧宗順帝。雖皆明宗子。而寧宗母班布爾實。舊名八不沙順帝母瑪勒岱。舊名邁亦亦不同母。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吉

金初制度未立。其襲位也。多兄弟叔姪。互相傳襲。太宗熙宗亦以安班貝勒。舊名嗣位。安班貝勒者。最尊官也。然太宗以弟繼兄。熙宗以從孫繼叔祖。皆未嘗立為皇太子也。熙宗始立子濟安為皇太子。未幾薨。海陵立子光英為皇太子。海陵被弒。光英亦遇害。世宗先立允恭為皇太子。未即位薨。世祖曰。朕子雖多。皇太子孫為衛紹王。立子從恪為皇太子。紹王被弒。從恪亦禁錮二十餘年。汴京之變。崔立立為梁王。降元。被殺於青城。宣宗立子守忠為皇太子。三年薨。後又立子守緒為皇太子。是為哀宗。竟亡國。統計金源所立皇太子。竟無一享國者。元自太祖以下。皆未立皇太子。至世祖始立珍噶為皇太子。未即位薨。仁宗立英宗為皇太子。即位後被弒於南坡。泰定帝立子喇實晉巴。舊名阿剌吉心為皇太子。甫登極。即敗廢。文宗立子喇特訥達喇。舊名阿剌吉心為皇太子。未幾薨。順帝立愛裕實哩達喇。舊名識里為皇太子。未即位國亡。有元一代所立皇太子。亦無一享國者。皆事之不可

解者也。惟元武宗立弟仁宗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為皇太子。後俱為帝。以弟稱子。轉得享國。尤屬異聞。

弟為皇太子叔母為太皇太后

武宗立弟仁宗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為皇太子。蓋以皇太子為繼體儲君之名號。不論輩行也。然以弟稱子。名之不正。莫此為甚。順帝以從母。文宗后布達實里援立之恩。極欲尊奉。先尊為皇太后。繼又尊為太皇太后。以叔母而奉以祖母之稱。尤可笑也。當時許有壬力諫不聽。後又追究明宗被害之故。遷怒於后。安置東安州以死。始則尊之以非禮。後則坐之以非罪。哀朝荒主。顛倒妄行。固無足責矣。

庚申帝

世傳元順帝為宋德祐帝之子。其見於記載者。程克勤宋遺民錄。謂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處。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權衡庚申帝大事。記謂瀛國公降後。為僧白塔寺中。後徙甘州。有趙王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男。明宗。周王和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訪知其故。因求







援弓繳窮海彙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故獲者弗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後經竟得歸國。卒於途。是蘇武雁書之事。虛而郝經雁書之事實也。程嬰公孫杵臼存趙氏孤之事。本史記采無稽之談。以新聽聞。未必實有其事也。而元順帝時。有昔班帖木兒者。在趙王位下。其妻嘗保育趙王。後部落滅里滅叛。欲殺趙王。昔班帖木兒與妻謀。以己子觀音奴服王服。居宮內。夜半夫妻二人衛趙王遁去。賊至。遂殺觀音奴。而趙王得免。事聞。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其妻刺八哈敦雲中郡夫人。觀音奴亦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其門。是嬰杵臼存趙氏孤之事。猶虛。而昔班帖木兒夫妻存趙王之事實也。元史各有傳。郝經事人。猶或知之。昔班帖木兒事則鮮知者。故摘書於此。案宋史侯延廣在之難。乳母劉氏。以己子代。延廣死。劉氏行身。抱延廣至京師。遂其祖。庶益此。又與嬰杵臼之事相類。而出於一婦人。尤為甚難。

元初用兩國狀元

王鶚。本金正大元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任至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元將張柔聞其名。救之。館於家。後薦於世祖。擢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宋留夢炎。本淳祐四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咸淳中。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德祐元年。官右丞相兼樞密使。又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國亡遁去。入元亦為翰

林學士承旨。是兩國狀元。俱為元所用也。

縱囚

縱囚事。已見陔餘叢考。今又得數事。後漢書戴封傳。封為西華令。有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三國志賈逵傳。曹操征蜀。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究重者一人。餘皆放之。此則竟行縱遣。不復治罪者。晉書范廣傳。廣為唐邑令。劉榮坐劾當死。家有老母。廣聽歸省。榮如期而返。縣堂失火。榮脫械救火畢。遂自著械。又喬智明傳。智明為隆慮令。部人張克為父報仇。母老而身無子。智明憫之。令其妻入獄。并陰縱之。或勸之逃。克曰。有君如此。何忍累之。宋史戚綸傳。綸知太和縣。每歲時必與獄囚約。赦歸祀其先。皆如期返。元史本紀。世祖至元十年。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疏放。限八月內至大都者赦之。至期凡赦死罪二十二人。亦見王陳天祥知壽昌府。冬至日。故囚遂家約三日來歸。獄囚如期至。乃白宣慰司盡縱之。陳天祥傳。

元封乳母及其夫

乳母之貴。無有過於元魏者。蓋魏制。子為皇太子。其母必先賜死。故登極後。反以乳母為保太后。其崇奉與皇太后無二也。唐哀帝封姪婆楊氏。號昭儀。王氏郡夫



人。中書奏乳母古無封夫人及內職之例。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為山陽君。安帝以乳母王氏為野王君。當時朝議已非之。今宜賜楊氏號安聖君。王氏號福聖君。第二王氏號康聖君。是唐制乳母之封尚有限制。元代則不惟乳母封夫人。并其夫亦得封。世祖封皇子燕王乳母趙氏為幽國夫人。其夫鞏德祿封德育公。成宗封乳母楊氏為趙國安翼夫人。武宗封乳母夫壽國公楊燕家奴開府儀同三司。仁宗封乳母夫楊德榮為雲國公。英宗封乳母忽禿台定襄郡夫人。其夫阿來定襄郡王諡忠愍。以上皆見本紀文宗封乳母夫為營郡王。見虞集傳哈瑪爾。舊名母為寧宗乳母。故其父圖噶。見哈麻傳。

安南王居漢陽

至元二十八年。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遁。日烜弟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妻子來降。詔封為安南國王。賜符印居於漢陽。二十七年入覲。遂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仁宗初益稷又入朝。謂臣自世祖時來歸。賜漢陽田五百頃。俾終餘年。今臣年垂七十。而有司拘臣田。就食無所。帝亟命還其田。天曆二年卒。文宗賜諡忠懿。

老爺同寅臬司

世呼官長曰老爺。稱同僚曰同寅。按察使曰臬司。其來已久。然不見於記載。惟元

史董博霄傳。博霄營於南皮。毛賁兵猝至。問博霄曰。汝為誰。答曰。我董老爺也。遂被殺。此老爺之見於正史者也。宋元祐中。除呂公著右僕射。制詞云。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庭。暨予冲人。遂同寅於政路。南宋慶元中。余端禮除右丞相。制詞云。迄予嗣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是同寅者。乃君臣同敬云爾。非以稱同官也。及黃震謝黃提舉啟。有云。托故老以旁詢。賴同寅而再葺。又宋史趙希慆傳。韓侂胄敗後。同寅有坐侂胄黨者。諸司莫敢舉。希慆獨舉之。此則以同寅屬同官。南宋時已有此稱。元史商挺傳。帝謂挺曰。卿在關中有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中有阻卿者耶。又拜降傳。同寅有貪穢者。拜降抗章劾之。此同寅之見於正史者也。宋史李韶傳。韶父文饒為司理參軍。嘗曰。吾司臬多陰德。後當有興者。孫子秀傳。提點浙西刑獄兼知常州。子秀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司臬事。是刑官稱司臬。亦起於南宋。又元史伊克台伊爾丹傳。舊名奔赫。抵雅爾丁。為建康道廉訪使。始視事。有獄具陳庭下。皆前官創制者。蹙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何用此也。此臬司之見於正史者也。元史朵兒只。傳。朵兒只。年少為學士。同寅如郭貫等。諸老皆器重之。

牛腹療重傷

布扎爾。舊名布智兒。從征回回。身中數矢。悶絕。太祖命剖一牛。納布扎爾於腹。浸熱血



中。移時遂甦。郭寶玉從討契丹遺族。胸中流矢。太祖命剖牛腹納其中。少頃乃蘇。李庭攻沙洋新城。中礮墜城下。矢又貫胸。氣垂絕。已延命剖水牛腹納其中。乃活。俱見各本傳。謝睦歡從攻西京。被三矢。仆城下。太宗命人拔其矢。剝牛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見謝仲溫傳。此蒙古治重傷法。蓋借生氣以續命也。

忍痛

北史魏長生。子彥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歐五代史。裴從簡中流矢。鏃入骨。工無良藥。欲鑿其骨出之。從簡便令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趨之。左右皆若不勝其苦。而從簡自若。元史張榮為流矢貫背。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額而拔出之。神色自若。趙實喇舊名趙與宋兵戰鏃入右肩。不出。主將取死囚封其肩。視骨節知淺深可出。即為鑿其創。拔鏃出之。實喇神色不動。俱見各本傳。

牛皮船

元史石抹紫只攻宋敘州。江不得渡。乃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奪其渡口。又宋兵屯萬州。汪世顯從上流鼓革舟襲破之。俱見各本傳。

彌勒佛謠言

順帝至正十一年。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賊蠢起。遂至國亡。然此謠不自至正中起也。順帝至元三年。汝寧獻所獲棒胡。有彌勒佛小旗。紫金印。量天尺。而秦定帝時。又先有息州民趙丑斯。郭菩薩等倡謠言。謂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河南行省鞠治之。是彌勒佛之謠。已久播民間矣。蓋亂之初起。不拔其根株。遂至蔓延而不可救。皆法令玩弛之所致也。

賈魯治河

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及金隄。被淹者幾遍山東全省。浸淫及於河間。為患者凡八年。會脫脫為相。專任賈魯治之。十一年四月。詔發民夫十五萬。軍二萬。以是月起工。十一月告成。河復故道。其勞績具見歐陽元所著河平碑。凡疏濬塞之方。及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代用組之法。至今治河者。猶莫不遵用。其心力之專精。可謂至矣。然賈魯後四百餘年。以來河之為患。又百出而不窮。則以魯但救之於既潰決之後。而未潰決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不至潰決。則未計及也。河之所以潰決者。以其挾沙而行。易於停積。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兩邊隄岸為之障束。一遇盛漲。兩隄之間。不能容受。則必衝破而泛濫不可制。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則莫如開南北兩河。互相更換。一則尋古來曹濮開滑大名



東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會通河由清滄出海一則就現在南河大加疏濬別開新路出海是謂南北兩河然非兩河並用亦非兩役並興也兩河並用則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轉速河之塞兩役並興則騷及數省延及數年欲河之治而轉或故民之亂所謂開兩河者雖有兩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換如行北河將五十年則預濬南河屆期驅黃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處亟為堵閉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將五十年亦預濬北河屆期驅黃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處亦亟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洶湧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便其行走則自無潰決之患即河工官員兵役亦可不設蘆稽土方埽木之費亦可不用但令督撫就近照管自保無虞此雖千古未有之創論實萬世無患之長策也舍此不圖而徒歲歲修防年年堵築正如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病終不去無論遇有潰決所費不貲即一二年偶獲安流而歲修仍不下數十萬以五十年計算正不知幾千百萬與其以如許金錢空擲於橫流何如為此經久無患之計乎或謂地勢北高南下既已南徙必難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國地之高下在東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則自神禹導河以來何以數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豈南方之地從前本高至宋而忽下乎邇年河決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

在南則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蓋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別出尋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則仍使北流是亦窮變通久之會也又或謂挽使北流將不利於漕運此亦非也漕運所資黃水者只洪澤下流由楊家莊上至宿遷草壩數十里耳現在黃河以北之運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資浮送不藉黃水倒灌也而洪澤之水至楊家莊則仍如故果移黃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楊家莊與洪澤之水相接糧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無礙於漕運也臨清以北之會通河本屬運道增入黃水或慮其不能容則於濬棣清滄一帶尋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於出海則河流迅駛糧艘益得遙行此北路之無礙漕運也區區之見頗自謂有一得之愚或取其言而行之當有一勞永逸之利耳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

陽湖趙翼撰

明史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為總裁官。而諸纂修。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尚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

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為總裁。即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尚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記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於其間。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而潦草完事也。他不



具論自魏收李延壽以子孫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譜一傳中有數十百年事閱一傳即須檢數朝之史宋子京以為簡要其實轉滋贅惑明史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除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即附本傳此仿史記漢書之例以敘功臣世次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則以其家世為將此又是一例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而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為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九疇楊廷和楊慎瞿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綎等莫不皆然其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如何文淵先敘於其子何喬新傳首劉仁宅先敘於其子劉大夏傳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瀚傳後附其子廷機及孫子濂許進傳後附其子誥讚議論等此以子附父也否則如楊肇基及子御蕃各有戰功則御蕃可附肇基傳矣而以其功在登萊則寧附於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通者徐壽輝僭號稱帝應列羣雄傳而以其不久為陳友諒所殺則并入友諒傳而壽輝不另傳姚廣孝非武臣而以其為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嘗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汝省陶仲文各擅技術應入方技傳而以其藉此邀寵則另入佞倖傳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自宋史數人共事者必各立一傳而傳中又不彼此互見一若各為一事者

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閱易眩明史則數十人共一事者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傳於此人傳後即同事者另有專傳而此一事不復詳敘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是也否則傳一人而兼敘同事者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亦云與奇瑜同破賊烏林關等處是也甚至熊廷弼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不另傳而并入廷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島帥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不另傳而并入崇煥傳內此又編纂之得當也而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孺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汝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若再附武臣則篇幅太冗乃以諸武臣盡附於劉肇基傳以及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既案其尤異者各為立傳而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百人則一一見其氏名於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



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載其姓名。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概刪之。則盡歸泯滅。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諸人名姓。仍得見於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廷祥六人。而所附小傳。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維垣獨缺。則以此二人本閩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為之附傳。此則附傳中又自有區別。益以見修史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雖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盡其曲折。執筆者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此明史一書。實為近代諸史所不及。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不參校他書。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龍興慈記徐達病疽。帝賜以蒸鵝。疽最忌鵝。達流涕食之。遂卒。是達幾不得其死。此固傳聞無稽之談。然解縉疏有劉基徐達見忌之語。縉傳李仕魯疏亦謂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於蕭何韓信。仕魯傳此二疏係奏帝御覽。必係當日實情。則帝於達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達基二傳。則帝始終恩禮。毫無纖芥。蓋就大段言之。而平時偶有嫌

猜之處。固可略而不論。且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之令終。已屬僥倖。故不復稍著微詞也。又如草木子載宋訥以元臣降。為國子祭酒。極意嚴刻。以稱上意。監生自縊者。月不乏人。死必驗視。乃斂其酷。甚於周興來俊臣云。而明史訥傳。絕不及之。但謂其次子復祖為司業。誠諸生守訥規。違者罪至死而已。又如張輔之死。據庚巳編。謂輔從英宗北征。土木之難。逃歸。與家人訣。而縊死於先墓。今輔本傳。則但謂從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難。絕不及逃歸自縊之事。蓋訥以嚴重立教。最有師法。輔四朝勳德。白首無間言。故各著其所優。而小疵在所略也。又如楊廷和之入閣。雙歧雜記謂由劉瑾之力。而本傳絕不及。并言廷和忤瑾。瑾摘會典小誤。奪其俸二級。是廷和不惟不附瑾。且與瑾忤矣。于謙之死。以石亨曹吉祥誣以謀立襄王次子。故被殺。謙傳但謂曹石之誣。而事之真偽。傳中不暇縷晰。則於襄王瞻榭傳見之。謂英宗復辟後。於皇太后閣內。見襄國金符。乃土木陷後。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留閣中。然後知非謙等當景帝不豫時取符也。則謙之冤。自不辨而白矣。熹宗懿安張后。國變時生死傳聞未確。故本朝定鼎。但為崇禎帝及周后發喪成禮。而張后獨缺。蓋其時有傳張后未死者。時南昌推官史夏隆云。國變時。后出宮。為李賊麾下。劉旗鼓。所得。劉本舊弁。事后無失禮。及我朝兵至。謂后不可失了。朱家體面。后遂縊死。本朝實錄。順治五年間。有天津女子自稱張后。聚眾擾畿輔。又陳玉璣作宦者。高永



壽傳張后與周后同日縊死。後有熹宗妃任氏出宮。為少年所得。年餘。費其資且盡。任氏怒。自稱我張后也。胡為至此。聞者不敢隱。遂送宮。永壽獨識之。然亦不敢明。其偽。故邱典不及。至修史時。則本紀據陳玉璫所傳。大書國變。時張后縊死宮中。而流賊傳亦稱李嚴保護懿安皇后。今自盡。使賢后不遭傳聞之誣。尤見書法之不苟矣。又胡世寧從勦江西賊王浩八等。招降東鄉賊。為新兵。已而復叛。事見陳金傳。而世寧傳不載。徐階當國。為講學會。張岳疏詆之。謂講學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事見岳傳。而階傳不載。隴川用兵。鄧子龍不能馭軍。因餉稍緩。大譟作亂。鼓行至永昌大理。過會城。巡撫蕭彥調土漢兵夾擊之。亂始定。事見彥傳。而子龍傳不載。蓋為名臣立傳。其人偶有失誤。不妨散見於他人傳中。而本傳不復瑣屑敘入。此又善善欲長之微意。不欲以小疵累全體也。

### 大禮之議

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無子。而孝宗弟興獻王有子。倫序當立。大學士楊廷和以遺詔迎立之。是為世宗。世宗即位。詔議追崇所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尚書毛澄曰。是可為據。澄大會文武百官議。請帝稱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自稱姪皇帝。議三上三卻。進士張璁獨疏。謂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聖母則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帝大喜。於是連駁

禮官議。廷臣不得已。請尊孝宗為皇考。興獻王為本生皇考。興獻帝。興國太妃為本生皇太后。已而桂萼疏上。謂宜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為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張璁又疏繼之。并謂宜去本生之稱。帝是之。而廷臣伏闕哭爭。帝大怒。杖謫者數十人。於是席書等議。孝宗皇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興獻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乃詔告天下。尊稱遂定。今案諸臣之疏。固各有說。謂宜考孝宗者。楊廷和毛澄汪俊及滿朝諸臣也。廷和疏曰。禮謂所後者為父。而以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毛澄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師丹以為恩義備至。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是為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明。而所生亦尊矣。此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二案為據。舉朝宗之者也。張璁桂萼等。則謂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預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以陛下倫序當立。



而迎立之與預養在宮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繼統。非繼嗣也。統與嗣。非必父子繼也。漢文帝則以弟繼。宣帝則以兄孫繼。何必奪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號也。已而璵璠又疏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而方獻夫席書等亦宗其說。言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父也。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也。陛下於孝宗。未嘗為子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之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舛矣。此考與獻帝之說。璵璠獻夫書等之所執也。究而論之。廷和等援引漢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說。然世宗之立。與漢哀宋英二君。預立為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為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礙而不通。故璵論一出。楊一清即謂此論不可易也。明史於毛澄等列傳。既詳其援引古義之疏。張璵等傳。又詳載其繼統非繼嗣之疏。使閱者各見其是。自有折衷。而於澄等傳贊。謂諸臣徒見先儒成說。可據。而忘乎世宗之與漢哀宋英不同。爭之愈力。失之愈深。真屬平允至當之論。可為萬世法矣。

李福達之獄

李福達之獄。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問罪者。至四十餘人。為嘉靖年間一大事。御史馬錄巡按山西。以白蓮教妖人張寅。為宏治間謀反之李福達。坐以大辟。武定侯郭勛。以書來為寅贖免。錄遂并以劾勛。已奉旨。福達父子處死。又詰責勛。勛已伏罪矣。而言者以勛由議大禮得幸。共惡之。遂羣起攻勛。欲正其黨逆之罪。勛乃力圖反噬。以議禮犯眾怒為言。帝心動。特命張璵。桂萼。方獻夫。署三法司覆訊。三人故與勛同。以大禮得幸。為朝臣所嫉者。遂盡反其獄。謂寅非福達。特諸臣欲借此以陷勛重罪。於是觸帝怒。而盡逐諸臣。此張桂等之恃寵竊權。庇奸報怨。罪不容誅者也。然是時寅福達名姓不同。亦有致疑於馬錄之有意文致者。李翊戒菴漫筆。載項喬之論曰。寅以白蓮教惑人。自有本罪。而錄指為李福達云云。是固謂寅非福達矣。法傳錄亦云。福達五臺人。寅徐溝人。張為縣中著姓。譜牒甚明。馬錄悉誣為偽。一筆抹去。是亦謂寅非福達矣。惟從信錄及林居漫錄。則實指為寅。即福達。王穉登竹墅席上談。亦記福達脫罪後。遊於江南蘇州。寓元妙觀。常州寓楊七郎家。松江寓朱思尚書家。所試奇術甚眾。而惜其自投法網。改名張寅。幾得重禍。則以為寅即福達。諸說紛紛如此。作史者宜何從。今試平心論之。張寅被薛良



首告指為李福達。此事在郭勛未囑之先。馬錄即據以定讞。非逆知有勛之來囑。而預坐福達以謀反重罪也。則實之為福達。不待辯也。及勛囑書至。錄據以劾勛。公侯大臣為妖人游說。其挾權撓政。固已罪無可逭。原不必論福達之真偽也。迨張桂欲藉此為勛報復。則不得不反此獄。而以實非福達為詞。謂朝臣欲陷勛。而故坐實以謀反重罪。然後勛之罪益重。以此激帝怒。於是公案盡翻。至頒刻欽明大獄錄。以示天下。而實非福達。遂成鐵案矣。修史者於此中推透當日情事。故於馬錄傳既敘明福達之改名張寅。而於傳末又言寅福達姓名錯悞。人亦疑之。迨其孫李同復以妖術事發。跟究由來。而福達之獄益信。又於唐樞傳載其全疏。確指寅即福達之處。歷歷有據。而此獄更無疑義。於是馬錄諸臣之枉。張桂等之誣。皆了然共見。可見修史時之斟酌苦心也。

### 素崇煥之死

素崇煥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當時。不惟崇禎帝恨其引我朝兵脅和。帝時怒甚。欲族誅崇煥。以何如寵申救免。死者三百餘口。見如寵傳。即舉朝之臣。及京城內外。無不訾其賣國者。楊士驄平心而論。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禍之由。其所撰玉堂舊記云。己巳之變。當時士馬物力足以相當。素崇煥初至一戰。人心甫定。而素於大璫少

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乃京師小民亦羣以為奸臣賣國。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語皆出自內閣云。可見是時引敵脅和之說。已萬口一詞。士驄雖略知謗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說也。直至我朝修史時。參校

太宗實錄。始知此事。乃我朝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楊姓者知之。陰縱使去。楊監奔還。大內告於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煥於市。於是崇煥傳內。有所據依。直書其事。而崇煥之冤始白。使修史時不加詳攷。則賣國之說。久已併為一談。誰復能辯其誣者。於此可見明史立傳之詳慎。是非功罪。銖黍不淆。真可傳信千古也。

### 周延儒之入奸臣傳

周延儒不過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傳。未免稍過。其始入閣。未見有敗檢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謗議紛然。其再出也。蠲逋賦。起廢籍。撤中使。罷內操。救黃道周。頗多可稱。故王鴻緒明史傳稿。在列傳中。而今列之奸臣者。崇禎十六年。我大清兵深入畿內。延儒出視師。身駐通州。不敢一戰。坐待我兵之蹂躪而歸。一時物議沸騰。謂延儒得賄縱敵。錦衣駱養性。司禮監王德化。密以上聞。總兵唐通。又嘗面奏。於是朝野內外。萬口同聲。無不欲食其肉。民間至演為賣國傳奇。遂傳徧天。



下。故數十年中。延儒受人唾罵。較他相為尤甚。諸臣修史。尚是延儒詬訾未息之時。自不得不列之奸臣。究之傳中所載。不過信用吳昌時。致其招權納賄。及與吳姓相軋而已。無論嚴嵩之險惡。溫體仁之陰賊。非延儒所能及。即嗜進無恥之萬安。傾陷善類之張璠。尚覺罪浮於延儒。而延儒乃列入奸臣。此非以甚延儒之惡。轉為延儒增其身分也。縱敵之說。本屬無稽。楊士驄之論曰。縱敵者。必我能為敵所畏。方肯以賄免。當北兵深入。所過如破竹。雖禮拜求其去。尚不可得。及其出塞也。大書邊牆曰。文武官員免送。當時兵力為敵所侮。笑如此。而反加以得賄縱敵之名。是何高視延儒。輕視敵兵也。此論載玉堂薈記。可謂得當日情事。而縱敵之說。可不辯自明矣。或云延儒因邊警。先斂貲遣家人送歸。中途為人耳目。家人姑大言以欺眾。謂北兵所賂。人以其出自家人之語。遂以為實云。亦見玉堂薈記。案雷縯祚傳。延儒招權納賄。凡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為功。改選臺諫。盡收門下。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其幕客董廷獻。又吳姓傳。延儒再相。馮銓力為多。延儒欲起之。懼眾議。乃引姓入閣。將共為銓地。延儒又欲起奄黨張捷為都御史。乃為姓所扼。又傅朝佐劾彥儒。引用袁宏勳。張道濬為腹心。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削言官以立威。挫直臣以怵眾。往時糾其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遍列要津。此等事。皆延儒之奸。既入奸臣傳。而傳中却又不載。蓋王鴻緒傳稿。本不列延儒於奸臣中。後來修史者。始改編然。但列之奸臣卷。而傳仍未改。故傳中不見其奸邪之迹也。

劉基廖永忠等傳

太祖本紀。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帝自率舟師征陳友諒。戊戌克安慶。壬寅次湖口。敗友諒於九江。克其城。友諒奔武昌。友諒傳亦云。友諒陷安慶。太祖自將征之。復安慶。長驅至江州。友諒戰敗。奔武昌。廖永忠傳亦云。從伐友諒。至安慶。破其水寨。遂克安慶。從攻江州。造橋於船尾。倒行其船。橋傳於城。遂克之。是皆敘明先克安慶。乘勝克江州。走友諒也。而劉基傳。則云。基贊太祖出師。攻安慶。自旦及暮不下。基請徑趨江州。擣友諒巢穴。遂悉軍西上。友諒出不意。帥妻子奔武昌。是又未克安慶。徑擣江州矣。與本紀及友諒諸傳不合。案趙德勝傳。從太祖西征。破安慶水寨。乘風沂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遂克江州。仇成傳云。廖永忠張志雄破其水寨。成以陸兵乘之。遂克安慶。蓋戊戌但克安慶水寨。即徑趨九江。仍留成等攻安慶。迨克江州。而安慶亦已克復。作史者。不便瑣屑分別。故以克



安慶即係於戊戌耳。又張玉傳靖難兵攻東昌與盛庸遇成祖被圍數重。力戰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陣中。力戰而死。是玉死時。成祖已潰圍出也。而未能傳云。盛庸圍成祖數重。張玉戰死。能帥周長等力戰。拔成祖出。則似玉死時。成祖尚在圍中。賴朱能救免矣。或玉戰死後。成祖又被圍。而能救出之。乃兩事耶。方孝孺傳。謂成祖起兵。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是廣孝未嘗從帝軍。同至南都也。而卓敬傳。則云。帝登極。敬被執。下獄。帝欲活之。廣孝與敬有隙。謂建文若從敬言。豈有今日遂殺之。則似帝入都時。廣孝已在側矣。案廣孝傳。靖難兵起。並未從行。及帝登極。後廣孝南來。出振長洲。為其姊及友詬詈之事。當是帝既即位。廣孝後至。敬尚在獄中。而一言殺之也。又周忱傳。土木之變。議者欲焚通州糧。絕寇資。忱適議事在京。謂不如令京軍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是此議本創自忱也。而于謙傳。又云。謙奏郕王。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闕。支以贏米。為之直。毋棄以資敵。則又似出于謙之策。蓋忱先有此議。謙以為然。故奏行之耳。又王驥傳。貴州苗蜂起。圍平越等城。時驥征麓川回。即命率師解圍。驥頓兵長沅不進。御史黃鎬困守平越。半載。募人自間道奏於朝。命總督軍務蔣璉大破賊。盡解諸城圍。是解圍者璉也。鎬傳。則云。保定伯梁瑋。合川湖兵救之。圍始解。則

解圍又屬梁瑋矣。璉傳。則云。璉進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越圍。是解圍實田禮也。蓋是時璉總督軍務。瑋為將軍。皆統帥。驥鎬等傳。但敘解圍之功。則以總統為主。璉傳實敘解圍之人。則不可沒田禮。故於璉傳見之也。天啟中。汪文言初下錦衣獄。鎮撫劉僑止坐。文言不令牽引。羣臣故少株連。據魏大中傳。謂黃尊素語僑。勿因此起衣冠之禍。僑聽之。獄詞遂無所引。而魏忠賢傳。則謂僑受宰相葉向高教。止坐文言。蓋向高與尊素各有此議。使僑知之也。惟洪鍾傳。四川賊廖麻子與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鍾招撫之。曹甫聽命。麻子忿甫背己。乃殺之。是甫為廖麻子所殺也。而林俊傳。則云。擊瀘州賊曹甫。指揮李蔭。以元日破其四營。遂擒甫。則甫係李蔭擒獲。非廖麻子殺之也。此不免歧誤。又祖大壽一人。凡兩次降於我朝。據孫承宗何可綱等傳。崇禎四年。大壽築城大凌河。為我朝兵所圍。糧盡力屈。大壽與諸將欲降。可綱不從。大壽殺可綱。遂出降。是大壽於是時已降矣。其後大壽仍為明守錦州。至崇禎十四年。為我朝兵所困。總督洪承疇率八大將救之。大壽尚傳語云。當逼以車營。勿輕戰。承疇進兵大敗。被圍於松山。明年二月。城破。承疇降。三月。大壽以錦州降。事見邱民仰楊國柱曹變蛟等傳。是大壽先於崇禎四年已降。後仍為明守錦州。至十五年再降也。而其先降後仍復反正固守錦



州之故則無明文惟邱禾嘉傳謂四年大凌之役大壽生降請偽逃入錦誘降其城禾嘉在錦聞礮聲謂大壽已潰圍出也遣兵迎之大壽入錦未得聞禾嘉尋知其納款狀乃密奏於朝而帝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只此一語略見其仍守錦州之故然究不明析他傳又不錯見其事又張國維傳崇禎十年以安慶池州太平三府別設一巡撫以史可法任之而可法傳則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是安撫所轄較國維傳稍廣蓋國維傳不過謂添設巡撫原不必詳敘其地耳惟陳奇瑜傳先已敘明遣劉明善擊斬金翅鵬及勦永寧之後又云分兵擊斬金翅鵬一傳中似重複而楊嗣昌傳則又云嗣昌出督師金翅鵬等來降案嗣昌督師在奇瑜之後或賊中號金翅鵬者有數人如高迎祥稱闖王李自成亦稱闖王也

喬允升劉之鳳二傳

喬允升傳崇禎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貞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載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去允升坐逸囚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劉之鳳坐議獄論絞瘦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繫刑部瘦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劉澤源卒於位鄭三俊再為尚書改吏部去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閒住胡應台再召不起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其子庶吉士士端並降云而劉之鳳傳末亦有此一段文字並一字不改此二傳一在第二百五十四卷一在第二百五十六卷相隔只兩卷不及訂正蓋卷帙繁多纂修諸臣不暇彼此參訂故也



